

亦舒作品系列

247.55
Y51a14

天秤座事故

14



海天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曹玉华

责任技编 王 颖

责任校对 张 玫

书 名 天秤座事故

著 者 (香港) 亦 舒

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

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

印 刷 者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 广东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6.125

字 数 122.5(千)

版 次 199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8 年 6 月第 3 次

印 数 20001—21000

I S B N 7—80615—449—3/I·113

定 价 9.80 元

独家版权 翻印必究

天秤座酒馆是焦日朗每日下午必经之地。

她喜欢到那里去喝上一杯才回家。

并非工作特别紧张，需要放松，或是特别寂寞，想同人兜搭一番。

那只是一个老习惯。

再说，她独身，那么早回家也没什么好做，不如到天秤座去喝杯矿泉水，或是威士忌加冰，或是啤酒，视心情而定。

那天，标致的她信步走进酒馆，同酒保老庄打个招呼，宾至如归那样坐在老位置上，喝一口冰冻啤酒，心中感叹，又是一日。

日朗把头靠在靠背上，喃喃自语：“我希望我可以恋爱，我从来没有恋爱过，我不知男欢女爱为何物，真惨。”

隔一会儿，日朗又用手撑着头，“我还希望我可以名成利就，噫，真正有钱的滋味如何？举世闻名的感觉又怎样？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我又不会一日比一日年轻，唉。”

正在自言自语，长嗟短叹，酒吧柜台那头忽然传出轻轻的嗤嗤声。

是老庄示意她过去。

日朗走近，“干吗，你不见我正忙着埋头自怜吗？”

“那是你每天例行公事，稍停不妨。喂，看到那个角落吗？”

老庄用小指轻轻指一指。

日朗也含蓄地用眼角瞄一瞄。

在天秤座最黑最黑一个角落里，有一个人伏在小小圆桌上。

老庄作注解：“下午五时就进来了，开了一瓶白兰地，一直坐在那里，边喝边哭泣。”

日朗不出声，把身子稍微转过一点。

是个女子。

长而鬆的秀发云般垂下，几乎碰到地毯。

不用看她面孔，都知道是个秀丽的可人儿。

日朗纳闷地问老庄：“是生面人？”

“第一次来。”

“肯定？”

“你知道我对人面过目不忘。”

“本地人？”

“同你一样肤色。”

“呵，”日朗问老庄，“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？”

“过去劝劝她，最好送她回家。”

“干吗好心？”

“焦小姐，我这里是开门做生意的地方，不希望发生意外，你看她已经半瓶酒下肚，弄得不好，大哭大叫，影响其他客人情绪。再进一步，昏倒在地，我还把她扛回家不成。”

日朗感慨，“说来说去，为了自己。”

“焦小姐，帮帮忙。”

“这个责任，似乎由单身男客来负比较好。”

“怕只怕男客尚未下班到这里，那个女生就要

烂醉如泥。”

这是真的。

“我尽量试试看。”

“焦小姐，谢谢你。”

日朗缓缓走近那女郎，在附近椅子坐下。

“你好。”日朗说。

那女子动也不动。

日朗又问：“醉了吗？”

那女子轻微呜咽一声，肩膀抽搐一下。

“来，喝口浓茶。”

那女子轻轻抬起头来，与日朗打一个照面。

日朗呆住了。

她见过不少好看女子，有些是大美人，有些是小美人，有些是三分人才七分装扮，有些是七分人才三分装扮，有些清丽，有些美艳，许多以气质取胜，也有若干身段实在出众。

但。

但无一如眼前这位小姐这样眉目如画，肌肤胜雪，兼夹神情妩媚，婉约动人。

她伸个懒腰，移动一下身子。

日朗已肯定她起码比她高五至七公分。

日朗着实诧异了，在一个重才兼更重色的都会，这么漂亮的女孩子照说应该不必流泪。

日朗问：“你没有怎么样吧？”

那个女郎抹去星眸角落一滴眼泪，“这位姐姐，恁地好心肠。”

日朗这时看清楚她穿着一件黑色紧身长毛衣，配豹纹袜子，的确时髦漂亮，这不是上班族的打扮，日朗猜她是文艺界人物。

日朗微笑问：“尊姓大名？”

女郎反问：“姓名要紧吗？”

“噢，我总得称呼你呀。”

“那么，叫我 80MB 好了。”

日朗没好气，“有没有顺口一点的名字？”

“你不相信我？”女郎有点失望。

她的眸子清晰晶莹，奇是奇在喝了半瓶酒之后犹自黑白分明。

但，焦日朗不是没有生活经验的一个人，她深深知道，再纯洁的眼睛，也可能有一个心怀叵测的主人。

日朗反问：“你可晓得什么是 80MB？”

女郎微笑。

日朗说：“那是一种固定的电脑磁碟，可永久储藏八千万个讯息，你是一具电脑吗？”

女郎牵牵嘴角，“那么，叫我晨曦吧。”

“这是你的真名？如此文绉绉。”

“那是因为我在清晨来到这世界上。这位姐姐，你叫什么？”

日朗同她开玩笑，“我于黄昏戌时出生，我叫晚霞。”

那女郎到底喝了不少，闻言拍起手来。

她真是一个美女，连手指都宛如玉葱，柔若无

骨。

日朗忍不住说：“我假使像你那样美，就没有烦恼了。”

女郎惊异地抬起头来，“你也长得不赖呀。”

日朗谦虚，“差远了。”

“相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”

“也只有像你那样的人，才有资格那么说。”

“可是，我还是失恋了。”

什么？

“原来失恋的感觉那样坏，五脏六腑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揪住一样，动弹不得，动辄无故落泪，寝食不安。唉，生不如死。”

日朗有一阵安慰的感觉，上帝真公平，美女也失恋，好得不得了。

这时，酒保老庄叫人送咖啡上来，“老板请客。”

“来，晨曦，干了它，醒醒胃，明日太阳还不是照样升起来。”

晨曦微笑，“可是明天我要回家了。”

“喝完这杯咖啡我就把你送回家。”

“不不，我指真的家。”

日朗一怔，“这里不是你的本家？”

“我是个异乡人。”

“可是你的容貌口音与我无异。”

“那是因为我在你们这里生活，已有一段日子了。”

“你的本家在何处？”

“在一个遥远的地方。”

“二十小时长途飞行？”

女郎看着日朗，“你真是一个好人。”

日朗笑，“世上好人比坏人多。”

女郎也笑，“那是因为你本身是个好人的缘故。”

她的口吻成熟而智慧，与她外貌同样可爱，难得之至。

“像你这样的人，怎么会失恋？”

晨曦答道：“是呀，我也不相信。”

还懂得自嘲，不简单。

“你到我们这个都会落脚，有多久了？”

叫晨曦的女郎侧头想了一想，“共三百多个日夜。”

“呵，差不多一年。”

晨曦点点头。

“你有无职业？”

“我是一名资料搜集员。”

她看上去一点也不像，日朗又一次诧异。

日朗忽然听到肚子咕噜噜响，“我饿了。”这是人类千古大事。

她同晨曦说：“吃吧，我来请客。”

晨曦嫣然一笑，“你真是个好入，好人总要有好报，你可以告诉我，你有什么愿望。”

日朗“嗤”一声笑出来，这个女孩，醉了就是

醉了，自身难保，口吻还似神仙妃子，敢情是要赏焦日朗三个愿望呢。

日朗摇头，“我没有愿望。”

“每个人都有愿望。”

“让我这样说，我没有不能靠自己双手不能实现的愿望。”日朗挺挺胸膛。

晨曦鼓掌。

老庄为她们送上三文治。

晨曦说：“我佩服你，晚霞。”

日朗边笑边吃，“我不叫晚霞，我的真姓名是焦日朗。”

“你真的没有愿望？”

日朗笑笑，“怎么没有，我希望我的躯体可以回复到十七八岁那样的水准与状况。”

晨曦一听，非常抱歉，“呵，我做不到那样，据我所知，只有紫微星人擅长调校地球人的生理时钟。”

日朗抬起头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晨曦笑道：“你得挑选另外一个愿望。”

日朗没好气，“为何对我厚爱？”

“因为你厚待失意人。”

“你好算失意？”日朗忍不住笑，“你看上去比我得意多了，”日朗接着叹口气，“许许多多伤心的晚上，我对生活已失去勇气，巴不得第二天早上不用起来，就此息劳归主。”

“这不是真的。”

日朗说下去：“比这个更坏的是，在白天也有熬不下去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朋友最爱跑到角落掩着面孔痛哭，一边同自己说：‘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，这只是一个噩梦，我会醒来，醒的时候，我会发觉我只有二十二岁，受父母钟爱，无忧无虑。’……”

晨曦耸然动容，“呵，那么坏？”

真滑稽。

变成焦日朗同陌生人倾诉个不停，苦水不住倒出来。

晨曦踌躇，“我也不能使你快乐。”

“哎哟，不行就算了，”日朗安慰她，“来，我送你回家。”

这时，酒馆中的客人已陆续多起来。

有人叫：“日朗，日朗。”

日朗回头一看，那是她的现役男友岑介仁，正与三五个猪朋狗友在共度欢乐时光。

晨曦问：“那是你的异性伴侣？”

一般人称男朋友。

“可以说是。”

“你要不要过去？”

“不急，你怎么样，好过一点没有？”

“谢谢你陪我聊天散心，可是这一类痛苦不会立时立刻消散，不，我并无好过一点。”

她是一个通透的美女。

日朗不禁好奇起来，“你那得不到的爱，是个

怎么样的人？”

“如果有时间，我一定告诉你。”

那边又有人叫：“日——朗——”

日朗歉意地说：“我过去一下。”

“请便。”

日朗走到岑介仁的桌子前，脸一沉，“鬼叫鬼叫，干什么？”

与岑介仁在一起的有陈剑雄、伍俊荣、梁伟明及郑小雄，全是专业人士，形容得俗一点，也就是都会中一般丈母娘心目中的乘龙快婿。

他们立刻替日朗拉椅子叫饮料，小陈即时问：“那女孩是谁？”

小梁加把嘴：“介绍给我们。”

“公平竞争。”那是小郑。

“从没见过那样的美女。”

“秀发如云就是拿来形容她的吧。”

“双目似寒星。”

日朗感慨，什么内在美，有个鬼用，人看人，不看皮相看什么，谁还带着透视镜去钻研别人的五脏六腑。

“好好好，”日朗扬起手，“我来介绍。”

众年轻才俊欢呼一声，转过头去，又失望地呜啞。

她走了。

晨曦不知在何时离去。

连日朗都觉得舍不得。

她撇下那班男生到门口去找人，发觉正下雨，天已经漆黑，满街是霓虹灯五光十色的反映，伊人全无踪影。

蛮冷的，日朗瑟缩着，双臂抱在胸前，站在街角发呆。

身后传来岑介仁的声音：“想回家？”

日朗看手表，已经晚上七点多，不知不觉，已经耽搁了这些时候。

是该回家了。

岑介仁说：“稍后我打电话给你。”

日朗只向他摆摆手，便往停车场走去。

她已与岑介仁走近尾声。

话不投机半句多。

他仍然关心她，她也是，但是两人已不能好好坐下来谈正经事，一触即发，不可收拾。

她觉得他恶俗，他觉得她不切实际。

像“你舅妈是政府里金融司跟前的红人，那么大的庙在自己家跟前你都不进去烧支香，她老人家略露些口风我们足可吃三年，她请你吃饭你不去？”

日朗真发愁。

她又一次所托非人，他也是。

坐在舅母面前，她很想帮男朋友这个忙，譬如说，问一下，此刻可否入英镑呢，抑或，利率有上升可能……

但是，怎么都开不了口。

连舅母问，“日朗你好像有话要说”，她都只会

顾左右而言他道，“舅母明年会到欧洲去吧。”

日朗知道岑介仁恨恶她这一点。

好像处处与他作对似的。

她跟过他陪客户到温哥华看房子，那一整个星期，寝食不安。

终于一吐为快：“岑，读那么多书，拿到专业资格，堂堂建筑师，需要那样低声下气，陪客人一直陪到洗手间里去吗。”

岑介仁听到那样的查询，不禁呆住，自那一刻开始，他知道原来他们仍是陌路人。

他尝试解释：“日朗，城内起码有一万几千个建筑师，统统有专业资格证书，可是什么人在工务局呆一辈子，什么人扬万立名，就是靠生意头脑了。”

日朗犹自不服，“头脑，还是手段？”她就是这点讨厌，这点笨。

果然，岑介仁把脸拉下来，“这些细节我无暇分析，总而言之，在商言商，我个人开销零用，我父母生养死葬，都是钱，将来结了婚，我不愿妻子再在办公室低声下气侍候上司同事。还有，我的子女要送到国际学校，这一切费用，都得靠我屈躬卑膝去赚回来，谁叫我是男人，谁叫我天生觉得男人应当负起这种责任。任何脏工作都得有人做，我不做，难道叫老的做，小的做，难道叫女人去做？”

岑介仁是真的动气了。

“介仁，凡事都有最佳效益点，我觉得你是太

委屈了，我看着难过，我替你不值。”

“你不支持我？”岑介仁心酸。

“我情愿房子小一点，车子旧一点，我们有手有脚，怕什么。”

“这双手？有一日这双手会做不动，有朝一日人家会不要这双手，你这个人，你懂什么。”

日朗终于禁声了。

岑介仁出身清苦，半工读又靠奖学金才拉扯到大学毕业，他的人生观与焦日朗不一样，他有出人头地的情意结，他总想向家里向社会向自己证明英雄不论出身。

其实他已经功德圆满，却不自觉。

那次生意并没有做成功，那位老业主在温哥华兜了一个圈子，发觉商业楼宇更有作为，买了一幢十四单位旧公寓房子，以及市中心一个铺位，充分利用了岑介仁的专业知识，付了经纪佣金，打道回府。

日朗安慰男友：“十单生意有一单成功已经了不起。”

岑介仁不语，解开领带，倒在酒店的床上。

那次出门后，他们俩就生分了。

回到自己的小公寓，日朗忍不住回忆她与岑介仁的过去。

那已是一年多前的事。

之后，她没有另外结交异性朋友。他也没有，二人都无事忙，眼睁睁看着感情淡却。

岑介仁也有快乐的时候。

他带着日朗去祭亡母，献上鲜花之后，对日朗说：“我不信风水，但如果有风水的话，这是一块背山面海的风水地。”他作的主，永久墓地花了他大半年的积蓄，他的语气是安慰而骄傲的。

岑介仁绝对不是坏人，他有他的一套。

何其不幸，他那套不是焦日朗那套。

日朗喝着矿泉水看电视新闻，只听得响声噗噗，大都会里至常见现象已不能扣住观者心弦。

日朗解嘲地自言自语：“我出身也十分寒微，但是金钱总还不是一切，尊重应该，但毋需跪拜吧。”

岑介仁需要娶一位略有家底，父母手段疏爽的小姐，不是她焦日朗。

日朗靠的，不过是她双手。

手总会有累的一天啊。

电话铃响了。

日朗纳闷，这具电话只是装饰品，很少有人用。

一定是她的好友范立轩。

那一头传来的，正是立轩轻脆的声音。

“出来吃日本菜，有人想认识你。”

“改天吧。”

“日朗，为何颓丧？”

“人的情绪总有上落！”

“你的只落不上。”

“改天吧。”

“我远房表叔自多伦多回来，正找对象呢。”

“你真是会替我着想。”日朗啼笑皆非，“来人几岁，七老，还是八十？”

“三十六岁，一表人才，有田有地，怎么样，还可以吗？”

“改天吧。”

“人家明天就跑了，来看一看，有何损失？”

“到了晚上，我的脸都不上妆。”

“就衬衫牛仔褲的来吧。”

“给我二十分钟。”

范立轩在那一头讲了地址。

去看看也好，给自己一个机会。

别笑，很多婚姻就是这样看成功的。问题不在看，问题在一个人在当时有多想结婚。

想得够厉害，一定会成功。

日朗准时到了，头发梳一根辮子，只抹了一点口红，懒洋洋叫了一客鳗鱼饭。

立轩这才同她介绍，这位表叔叫文英杰，那人长得不过不失，谈吐中规中矩，整个人看上去普普通通。

白来了，日朗想，不如饱吃一顿。

日朗总想恋爱一次，她不急找归宿。

每当心情欠佳之际，日朗吃得很多，也不见胖，全消耗在忧愁里了。

吃毕，抹抹嘴，先告辞。

立轩朝她抹脖子使眼色，她只是假装看不见，到柜台为他们付帐，给了很丰富的小费。

不能叫这些老华侨以为都会女性就会骗吃骗喝。

立轩追出来。

“看不上眼？”她问。

日朗摆手，“千万别那么说，折煞我也。”

“人家中英文造诣都非常好，为人敦厚，又有盘赚钱的生意。”

“真是，打着灯笼没处找。”这是真心话。

“感情可以培养。”

日朗笑了，“那你为何尚小姑独处？”

立轩瞪着她，“你又干吗偏要触动我的伤心处？”

“立轩，对不起。”

范立轩的男友英年早逝。三年多了，立轩努力事业，不再用情。

各人有各人的伤心史。

不打仗也似劫后余生。

半晌立轩说：“改天见吧，缘份未至，徒呼荷荷。”

日朗充满感慨地回家。

电视还亮着，小小荧屏，不知陪她度过几多黄昏。

日朗掀开被褥，刚想钻进去寻好梦，电话铃又响了。